

# 晚唐五代甘州回鹘重要汉文文献之佚存

李正宇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一宗晚唐五代甘州回鹘汉文文献，为研究甘州回鹘同中原王朝和王朝边镇交道往来以及甘州回鹘统治区内汉语言文字流行应用情况提供不少新鲜资料。

文献原件存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编号P3931。计有函、状、表、牒49件，存31行，约4,000余字。根据内容进行判断，知为晚唐五代时甘州回鹘官方往来汉文函、状、表、牒之汇抄。第一件前残，第48件后缺，其余47件首尾基本完具。为目前已知甘州回鹘汉文文献最集中而量大的重要发现。就其内容加以分析，可以分作五类：

（一）上中原王朝表本4件（第1、2、39、40号）

（二）与朝使及边镇往来启状28件（第5、6、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41、42、43、44、45、47、48号）

（三）僧牒及巡礼僧关系文书4件（第3、38、46、49号）

（四）十二月书仪12件（第7、8、9、10、11、12、13、14、15、16、17、18号）

（五）天竺僧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十日志1件（第4号）

其中，《天竺僧普化大师游五台山十日志》（拟名）为流传甘州回鹘区内之佛徒读物；《十二月书仪》为甘州回鹘与汉地官员月别候问信函的样文，除了客套用语之外，未涉实际内容。除上述二类共13件外，其余36件皆不同程度地涉及某些人和事，颇有研究价值。今举例介绍如下。

一、上中原朝廷表4件。内容最为重要，今录于下：

P3931 (1) 《上皇帝表》(拟题)：

(前缺) 舅生(甥)之好，昔有镌碑；新颁镂玉之文，寒暑无变。伏愿 皇帝寿齐海岳、福等江河，奸宄(宄)屏除，万方安泰。稍或指策，愿展微诚。千万戎心，难写 天造。顿首顿首，谨言。

P3931 (2) 《上皇帝起居表》(拟题)：

起居 圣躬。臣伏限守镇，不获亲赴 阙庭，臣无任瞻天望日、屏营之至。谨奉表起居以闻(闻)。臣顿首。

P3931 (39) 《表本》(原题)

臣闻：开元 圣帝，统有万邦，蓟门贼臣安禄山叛逆，倾陷中国，殄灭贤良，社稷燹灰，蛮貊(塞)西幸。某曾祖圣明，某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剔除。上皇及 肃宗皇帝却复宫闈。朝廷念以粗有巨(臣)功，特降公主；其于盟好，具载史书。自后，回鹘与唐朝代为亲眷。贡输不绝，恩命交驰。一从多事以来，道途榛梗。去光化年初，先帝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幣(幣)，兼许续降公主，不替懿亲。初闻塞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瞻天望日，空切愤怀。今者，陛下统御寰瀛，恩沾远迹。去冬剖陈志愿，亦已闻天。依赖 陛下，便同唐朝 天子，用结千秋之愿，将连万代之荣。重重(种种)血诚，辄具披写，污渎 天听。伏切惭惶。

P3931 (40) 《表本》(原题)：

伏惟 皇帝陛下始隆宝位，创业鸿基，四远来宾，八蛮归化；闾阖丛之胜境，大扉(扇)尧风，豁社(杜)宇〔之〕关防，高明舜日。旋闻龟龙膺圣，树干标玉，不唯朽卉芳荣，仰(抑)亦昆虫遂性；加之金戈百郡、瞿塘(塘)之惊浪安流，铁骑千营、甘亭之风烟自息。明君臣哲，国富人饶，遭(疑当作遭，音独，贯也)古已来，未之有也。某地居戴斗，积世蕃王。去光化初，

先皇特降王臣，显颁册礼。雨露之恩尚湿，丝纶之诏犹新。自后，大驾播迁，莫知所止，兵灾内地，往来尤离（难？）。去载，伏闻陛下龙骧梁国，子育（育）黔黎，蕃汉之境邑殊唯（违），臣子之恩情不隔，是已（以）专差小将，远贡芥心。伏蒙陛下俯启鸿私，特开玄造，频令朝对，累赴设筵（筵），兼兼（衍）赐优赏，负荷圣慈，谬忝周行。伏惟（下缺）。

P3931（1），前部残缺，年代不详。但从所谓“……舅生（甥）之好”来看，必在乾元之后。按回纥与唐朝相互称谓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展过程。最早在开元年代，突厥与唐以父子相称，《全唐文》卷286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屡称突厥可汗为“儿可汗”，时回纥为突厥属部，地位更在突厥之下。天宝十四载，回纥助唐反击安禄山，克复二京有功，遂与回纥可汗有“兄弟之约”<sup>①</sup>；乾元以降始以甥舅相称<sup>②</sup>。此后，甥舅之称一直沿用下来。从称谓关系的变化来看，一是回鹘的地位渐渐提高，二是与唐朝的关系渐渐套近。又云“昔有镌碑”，未详所指何碑<sup>③</sup>，但可揣知必是记载有关唐与回纥亲密关系之事。所加“昔”字，表明此文之作必在立碑之后相当年月。这些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研究线索。

P3931（2）为恭奉皇帝起居表。这种表文一般是同陈奏表配套而用的。虽无重要内容，但作为回鹘佚表，亦足可贵。

P3931（39）追述回鹘先世助唐讨伐安禄山云“某曾祖圣明，某官点率部下铁骑万人，亲往征讨，未及旬月，尽底划除”，即《旧唐书·回纥传》载至德二年（757）九月“回纥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四千余众，助国讨逆”。所谓“某曾祖”，显指磨延啜，即葛勒可汗；“亲往征讨”的“某官”显指太子叶护；“铁骑万人”有所夸大，实为“四千余众”。回鹘可汗世系虽大体理出，但各代可汗之辈份与血统关系尚多有不明者。至于五代初甘州可汗同至德二载在位的葛勒可汗辈份关系更是无从考

察。此表称为“曾祖”，则此时的甘州可汗同葛勒可汗已隔150来年，而辈份仅及四代，这是以前史学界从不曾闻的新鲜资料。

又云“去光化年初，先帝远颁册礼，及恩赐无限信幣，不替懿亲。”提供了一段佚史。《两唐书》及《册府元龟》记载唐廷嫁女回鹘不下七次<sup>④</sup>，却不见“光化年初”许嫁公主的事，此表可补史缺。表云“兼许”，似乎并未成嫁。P3931(40)亦云“去光化年初，先皇特降王臣，显颁礼册”，则此次册封确有其事，史亦缺载。赖此又可补上一椿佚史。

又云“初闻銮驾东迁，后知已无宗派……今者陛下统御寰瀛，恩沾远迩”，又云“依赖陛下，便同唐朝天子”。度之，当指篡唐的后梁太祖。又云“去冬，剖陈志恳，亦已闻天”，则此表并非首次通梁之表，《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载：开平三年（909）“五月，赐回鹘朝贡使阿福引分物”，是见于史籍的回鹘首次朝梁，但同本文“去冬”云云季节不合，或许本文就是开平三年五月的朝贡殷次。“去冬”云云，即意味着开平二年冬，这一年才是甘州回鹘首次通梁之年。史有阙遗，赖此可知。

P3931(40)云：“伏闻陛下龙骧梁国”云云，亦为上后梁表。又云“是已专差小将，远贡芥心。伏蒙陛下俯启鸿私，特开玄造，频令朝对，累赴设筵，兼赐优赏”，显然是朝贡使返回后的答谢表。《旧五代史·梁太祖纪》乾元元年：“十月己未，帝御朝元门，以回鹘、吐蕃二国大首领入觐故也”。而《册府元龟·闰位部·朝会》记为“十月乙未”，同书《外臣部·朝贡五》又记在十二月，皆误。《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云“十一月丙午，以回鹘都督周易言为右监门大将军同正”，《旧五代史·回鹘传》补充说“厚赐（回鹘来使）缯帛、放令归国”。盖十月己未（初九日）朝见，十一月丙午（二十六日）赐官、赏缯帛并放归。当即表文所谓“频令朝对，累赴设筵，兼赐优赏”。《旧五代史·回鹘传》记此二日

之事未加分别，笼统叙之于十一月，遂使两次召见混为一谈。得P3931(40)佚表，证以《梁太祖本纪》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褒异》所记，可对《旧五代史》叙事含混处有所订正。

然而表文中亦有费解者，如“阉蚕丛之胜境”，“豁社(杜)宇〔之〕关防”“瞿塘(塘)之惊浪安流”等语，皆用蜀中典故，既同“龙骧梁国”的后梁不相贴切，更与“地居戴斗”的甘州回鹘谬以千里。其中缘故，还有待进一步斟酌。

二、与朝使及边镇官员往来启状共28件。其中，有回鹘方面致中朝边镇者，又有中朝边镇及使人致甘州者，皆有关双方交通往来之事，可作正史研究的补充材料。

回鹘方面致边镇启状。举例如下：

P3931(23)《甘州致中朝某令公状》(拟题)：

每逢人便(使)，皆捧台函。蒙钧念以逾涯，沐褒扬之何称，盖阻云〔口〕，烟波路远，鳞羽少因；披诚难罄于鱼笺，攀倚徒劳于蝶梦。岂谓令公、慈憐显降，特辱琼瑶，仰披数幅(幅)之忧(优)隆，叠认八行之顾遇，铭肌篆骨，启导难穷。伏以某乙天资简器，神授奇材；量宽而沧海非深，德望而嵩衡岂重？恩威振处，羌戎之稽首归心；抚若(弱)凌强，外国之愿迺(陈？)盟耗。果以，皇州播美，紫塞嘉声，遥瞻而恨面无由，迷恩而笔舌宁既。因使回，谨修状、起居陈谢，伏惟俯赐(下缺)

P3931(33)《别纸》(原题)：

伏惟某官，镇护一方，名高四远；遐迹钦瞩，朔漠繫侍。某早受恩光，素叨曩昔，承兹岁序，永固保嘉祥。拜荷未期，空增结恋。谨专修状启闻。伏惟照察。谨状。

P3931(23)云“每逢人便(使)，皆捧台函”，可以看出王朝某边镇与甘州时有联系，人使书信，往还频繁。回鹘称道令公“恩威振处，羌戎之稽首归心；抚若(弱)凌强，外国之愿迺(陈？)盟耗”。看来此藩同毗邻各族颇能善处，故而“皇州播

美，紫塞佳声”。此藩属谁，有待考定。

P3931 (33) 为甘州某官致中朝某边镇之贺岁状，虽未涉其他事实，但可见甘州方面所表露的友好感情。

件数较多的是中朝官员致甘州方面的启状，今举数例如下：

P3931 (21) 《某边镇谢启》（拟题）：

伏以某乙朔野名王，天朝贵戚；威声振（振）于绝域，锐气警于诸蕃。某遥向风猷，常倾钦瞩。猥蒙知眷，远叙欢盟；逾沙漠而专枉荣纆，随供奉而别颁厚礼，仰认勤隆之旨，倍深愧愧之诚。

P3931 (24) 《某送物》（原题）：

右，伏以某乙叨奉 皇华，远赏紫诏，幸将庸末，获拜王庭。既知遭遇之荣，合贡献芹之礼。前件物，虽量轻寡，辄敢浼渎尊〔口〕，下襟无任惶惧。谨录状上。

P 3931 (25) 《当道与某官》（原题）：

国唯世旧，唇齿相依，人使交驰，往来不滞。伏自近日，途路艰难，杳绝音耗，动经年序。莫知真的，可想事机。迺（尔）后勿恪（吝）好音，时希翰墨；冀明出入，俾遂相於。故合具细谘（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P3931 (29) 《别纸》（原题）：

闻青云干吕，汉通聚窟之民；白雉呈祥，周贡越裳之俗。即知明君御宇，重译宾王；谅夷夏之相须，历今古而无别。方今圣上，心同白水，德辅皇天；会涂山而万国俱来，师（誓）牧野而诸侯自至。一昨既宁中土，乃眷朔方，爰命矩（短）才，远临当道。知金石之诚永固，为蛮貊之邦可行。切谕丝纶，俾安玉塞。盖欲北押冒顿，西接大宛，书有归心，咸来稽颡。然则旅樊入贡，天马兴歌；国家稍藉其声光，部族不妨于货易，而又防送须差兵甲，往来皆备资粮；所贵怀柔，诤论经费。而况某官从来向阙，最长诸蕃，诚青海之舟航，乃玉关之锁钥；骁雄之外，忠孝唯多。且某与某官，同风叶义，道路虽遥于千里，思知岂异于一

家？彼有所求，此无爱惜；此如奉托，彼坚依从；则势合星车，情孰〔口〕鲁？自今后，或是经过，清祛仇隙。贵道悦闻留滞，弊藩不免效尤。愿弘招诱之仁，共赞雍熙之化。

P3931 (30) 《唐某邻镇致甘州回鹘谢启》（拟题）：

伏以某乙名重西陲，誉流上国，而自嗣兴堂構，奄有狄鞮；每慕华风，常修职贡；竭丹诚而内附，作皇唐之外臣。不惟播美于一时，抑亦书勋於千载。某叨持将钺，蒞接仁封，但钦馨香，倍深景仰。岂谓某睦邻道广，继好情专，特降使人，仍颁异物，兼认雅旨，许在孔怀。况已受奖知，固分同鱼水。

P3931 (31) 《别纸》（原题）：

专人忽至，华翰俄临，捧阅再三，备认来旨。伏惟某官，名光大漠，德服西陲；弓裘克绍於家声，绩业已标於信史。加以输诚向阙，任土充庭，万里展子〔壻〕之心，千载睦舅甥之道，而又每孰〔执〕邻好，迺卜岁寒，每捧华缄，皆蒙奖誉。

P3931 (32) 《别纸》（原题）：

某官德义兼修，英威共著，控山河之遐境，临玉塞之殊封，秉礼行、惟志於岁寒，持节操、每资於远迹。但某叨於戎列，谬处藩维，忝恩契於笺函，沐殊私於宠贲，感梓兢灼，交积下情。

P3931 (34) 《别纸》（原题）：

伏惟某官，位尊继统，威冠殊方；不移德誓之盟，常保欢愉之好。远颁宠贲，深荷恩私。但以弊封，素无奇产；虽粗陈於往复，实怀愧於单微。诸具别状谿〔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P3931 (35) 《别纸》（原题）：

伏惟某官，威德冠时，法令严肃。镇烟尘於西北，修职贡于东南。言念忠贞，超於千古。洪河一曲，永无烽燧之忧；雁塞四封，但荷抚循之德。早通音好，深沐周勤，远有寄及，不任佩戴。谨专修状谿〔咨〕闻。伏惟照察。谨状。

P3931 (36) 《别纸》（原题）：

玉关路远（廻），沙漠程遥。既无会睹之因，但有倾瞻之思。伏以某官，天资武略，神授奇谋。耀瑞德於一方，夙怀忠敬；禀雄姿於玄朔，宁改雪霜？自然事继前修，庆隆后嗣。将保存於信义，宜永奉於圣朝。今附笺毫，式达攀念。

P3931 (37) 《贺端午》（原题）：

右，伏以午日良辰，千秋令节，羞（馐）灵龟以顺德，烹綵鹭以膺时。伏惟某官，位冠星辰，道扶日月；声传瀚海，名播燕山。固当迎启佳辰，永臻景福。前件物等，实慙轻渺，粗表浣尘，伏冀检纳。谨状。

P3931 (41) 《别纸》（原题）：

伏惟某官，智匪通方，材唯散朴，谬忝周行之列，敢忘邻国之知。伏以某官，奉职皇朝，来王丹阙，克显尊周之至，罔渝朝禹之期。而又俯念卑寮，远颂尊（翰？），写昌言於葵幅（幅），捧持而若自天来；布异旨於江毫，跪读而勿（忽）疑梦得。感激之至，惟切下情。

P3931 (42) 《别纸》（原题）：

孕瑞星辰，禀灵山岳。布惠和而招（昭）甦万类，流信义而底定一方。遂得远迹畏威，威望风而内附；昆虫慕化，皆乐善以如归。是宜永镇金郊，常居玉帐，延子孙於万亿，增寿禄於千秋。克保我唐欢盟之好，幸因（下缺）。

P3931 (44) 《贺官》（原题）：

伏审光奉睿泽，荣膺册礼，伏惟庆慰。伏以某官，日绝英奇，神资俊异，克绍戴天之节，宜高裂地之封。今者，光奉渥恩，显膺册命，凡在寰宇，无不欢忻。某叨列朝廷，恭行大礼，庆抃之至，无任下情。

P3931 (45) 《别〔纸〕》（原题）：

某族盛天山，望雄玉塞；戴斗尽归於部伍，海隅悉属於指麾。因率梯航，远陈土贄，路由弊府，猥辱名驹。仰认周旋，弥增感

激。谨专修状陈贺，兼伸披谢。伏惟照察。谨状。

上举诸件，或为通问，如（25）、（35）、（36）；或为答书，如（31）、（32）；或为贺节，如（37）；或资册封，如（44）；或致馈赠，如（24），或答馈赠，如（21）、（30）、（41）、（45）；又有答赠兼馈物启状，如（34）；还有交涉文书，如（29）。写书人，有边镇节帅，如（21）、（25）、（29）、（30）、（31）、（32）、（34）、（35）、（36）、（37）、（41）、（42）、（44）、（45）等，又有朝廷使臣，如（24）；所属时代，据（21）云“朔野名王，天朝贵戚”，（30）云“竭丹诚而内附，作皇唐之外臣”，（31）云“万里展子〔堦〕之心，千载睦舅甥之道”，（42）云“克保我唐欢盟之好”等四件，无疑为中晚唐时；其余或为唐代、或为后梁，尚待进一步考订。但最晚者谅不下於后晋天福三年（938）。（45）末题“天福叁年戊戌岁十一月日记”，墨色淡於正文；而且按通常格式，状末年款之下当书“某人谨状”，不当作“某年某月日记”。以此度之，知其必为后来添写者。所题年月同文书无内在联系，却表明整卷文书之下限绝不晚于是年。

从上引文书来看，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及边镇之往来相当频繁，关系堪称亲密。但也透露出曾有过不尽令人满意的隔膜。例如（29）云“自今后，或是经过，请祛仇隙。贵道倥偬留滞，弊藩不免效尤”，无疑表明曾经发生过“仇隙”及“留滞”使人之事，也可能发生过报复性的“效尤”。口气虽然缓和，原则不稍逊贷。但总的来看，友好的愿望和亲密的交往无疑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24）云“某乙叨奉皇华，远赍紫诏，幸将庸末，获拜王庭”，显然出自一位宣命甘州的朝使之口。（44）云“今者光奉渥恩，显膺册命……某叨列朝廷，恭行大礼，庆抃之至，无任下情”，又是相邻某藩祝贺甘州回鹘可汗荣膺册封的颂词。这两件文书的时代，本事与当事人为谁何，均值得进一步探讨。

(29) 云“一昨既宁中土，乃眷朔方，爰命短才，远临当道”，“切谕丝纶，俾安玉塞。盖欲北押冒顿，西接大宛”，“且某（自称）与某官（指回鹘）同风叶义，道路虽遥於千里，恩知岂异於一家？”“愿弘招诱之仁，共赞雍熙之化”，显然是中土内乱平定之后新授某边藩大员的口气。又云“而况某官从来向阙，最长诸蕃，诚青海之舟航，乃玉关之锁钥”，地理位置，显指甘州。参照历史情况，所谓“一昨既宁中土”，似指唐末混乱之后，梁祖“定乱”，正位天下。是时，韩逊为朔方节度使。《旧五代史·韩逊传》云“韩逊本灵州之列校也。会唐季之乱，因据有其地，朝廷乃授以节钺。梁初，累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贞明初，逊卒於镇”。《新五代史·韩逊传》云“梁开平三年封朔方节度使韩逊为颍川王……时邠宁杨崇本，夏州李思谏臣属於梁。”所以朱全忠称帝之后“乃眷朔方”，累加韩逊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又封颍川王。这件致甘州回鹘牒，很可能是韩逊所发。《旧五代史·外国传》及《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吐蕃传》皆云：“自梁太祖时，常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韩逊既有“观察”甘州之职，则通牒甘州回鹘，“愿弘招诱之仁，共赞雍熙之化”自是任内之事。据此度之，此牒，大约在开平三年前。后。

(35) 云“洪河一曲，永无烽燧之忧；雁塞四封，但荷抚循之德。”洪河即黄河别名。源于班固《西都赋》“带以洪河泾渭之川”。鲍照《河清颂》“泰阶既平，洪河既清”沿用之。《六臣注文选》唐刘良注谓“洪河，大河也”。河之大，莫过黄河，故以大河指黄河。P2552高适佚诗《自武威赴临洮谒封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缩微胶卷合并于P2567号内）亦云“立马眺洪河，惊风吹白蒿。”盖黄河自廓州（今青海循化县）东北流，折北过兰州，又东北而下灵武。这一段就是《河图括地象》所说的黄河第四曲。高适自武威往临洮（今甘肃省临潭县西

南),就在兰州附近渡黄河,故有“立马眺洪河”之句。又,雁塞,泛指北方边塞。这一南一北两个地理界定很重要。对甘州回鹘来说,可知其领地南达黄河第四曲,北至雁塞。甘州回鹘疆域扩大到如此范围,必是五代间事,那么,这件函状的时代应属五代无疑。若对发函之某藩镇而言,则黄河四曲是其一向不宁的西南边界,雁塞则为其时生扰乱的西北边界。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藩镇而又与西边的甘州回鹘接境搭界者,自非灵武节度之境莫属。那么,这件函状的主人,亦应是灵武节度使无疑。

(36)云“玉关路复(迥),沙漠程遥”,(42)云“是宜永镇金郊、常居玉帐”,(45)云“族盛天山,望雄玉塞”,(29)所谓“诚青海之舟航,乃玉关之锁钥”,(32)云“控山河之遐境,临玉塞之殊封”等,皆指河西回鹘,其时又当在大中十年(856)之后至后梁之间。盖大中十年复与回鹘通好故也。

### 三、僧牒举例: P3931 (38)《僧牒》(原题):

高超像季,迺达真宗;五乘驰骤於心田,三藏波飞於口海。携囊鹫岭、早闻吼石之能;振锡金河、每听鞭尸之力。悲心普化,志存游方。遂乃远别中天,来经上国。翻传妙典,译布灵筌(荃);为梵宇之笙簧,作缁徒之龟镜。今则誓游震旦,愿睹文殊。继往哲之遗踪,踵前贤之令迹。所经郡国,要在逢迎。共助良缘,同修上善。

此牒当是甘州当局为驻锡甘州(“振锡金河”)、原籍天竺(“携囊鹫岭”)、欲往中国(“誓游震旦”)、巡礼五台山(愿睹文殊)的僧人颁发的过传(通行证)。僧是何名?年月何属?尚待考订。但就其文字通俗而雅驯这一点来看,亦可反映甘州回鹘治域之中不乏精通汉文之士。汉文方面既有此等人才,其本民族语言文化方面必有涵养更高之士。此牒的价值意义,自非一纸文书所可限量者。

此卷抄写人不知为谁。五代时,曹氏沙州归义军与回鹘友好

相处，并有派驻甘州的联络官谓之“甘州使头”。甘州使头既要同甘州回鹘打交道，自当熟悉其公文程范及节仪往来之事，因而抄录其公文启状及书仪程范以备参考。以此度之，可能为曹氏归义军某甘州使头或使头属员所抄。本卷第（39）和（40）号之间题有“十一月、日、夜、道清……”一行。道清为晚唐五代敦煌金光明寺僧人，见S2104（3）。大约此卷复经辗转入于道清之手。

注：

①见《唐大诏令集》集128：至德二年十一月《回纥叶护司空封忠义王制》。

②《唐大诏令集》集128、大中十年十一月《册回鹘可汗诏》云：“乾元至德之际，（回纥）与（郭）子仪协心大破西虏（指吐蕃），自尔以降，谊为甥舅，岁有通和，情无诡诈”。

③清末以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磨延啜碑》（又名《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塔里亚特碑》（即磨延啜第二碑）、《九姓回鹘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皆甘州回鹘先世可汗之碑。此文所谓“昔有镌碑”，未知是否即指上述碑。

④唐嫁女与回鹘的记载，首次为乾元元年（658）六月，肃宗以第二女宁国公主嫁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第二次是以仆固怀恩女嫁毗伽可汗少子，《两唐书》皆云在毗伽可汗时而未明言何年。第三次为乾元二年（659）宁国公主归长安后留下的小宁国公主（荣王女），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大历二年（767）代宗正式册封为公主。第四次是大历四年（769）五月，以崇徽公主（仆固怀恩幼女）下嫁登里可汗。六月离京赴番。第五次是贞元三年（787）许嫁咸安公主（德宗第八女），贞元四年（788）十月合骨咄录可汗遣宰相以下千余人来迎。第六次是宪宗末（元和十四年？）许嫁永安公主（穆宗第九妹）与保义可汗，尚未出嫁而保义可汗亦死，未得成婚。第七次是长庆元年（821）五月，太和公主（《唐大诏令集》云穆宗第四妹）嫁崇德可汗。

作者工作单位：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所